

新官场现形记

——内阁大臣的日记



〔英〕乔纳森·林恩、安东尼·杰伊

新官场现形记

——内阁大臣的日记

〔英〕乔纳森·林恩 著
安东尼·杰伊
刘庸安 杨百揆 译
郑 平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YES MINISTER
The Diaries of a Cabinet Minister
By the Rt Hon. James Hacker MP
Edited by Jonathan Lynn
and Antony Jay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1983年
英文版译出

新 官 场 现 形 记
——内阁大臣的日记

〔英〕乔纳森·林恩 著
安东尼·杰伊
刘庸安 杨百揆译
郑 平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39,000字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8,400册
统一书号：3203·105 定价：1.30元

译者的话

这是一本读起来令人发笑的政治讽刺剧脚本，初版于1981年，原名为“是，大臣”——内阁大臣詹姆斯·哈克议员阁下的日记》，我们根据其内容，将其改成一个使中国读者读起来更为一目了然的名字：《新官场现形记——内阁大臣的日记》。

两位剧作者熟谙英国政界之纷争、官场之陋弊，以一部日记贯穿始终，着意塑造了英国政界的几个典型人物。读者会发现，在一连串妙趣横生的故事中，政客的虚伪、腐败和滑稽可笑；文官的狡黠、怠惰和老于世故，皆通过剧作者的生花妙笔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剧中的人物和他们主管的英国行政事务部是虚构的，但都是有其事实原型的，因此对于读者，特别是对于多少了解英国政治的人来说，剧中叙述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可信的，而且也是可笑的。剧作者通过巧妙的手法，讽刺和针砭了英国政界的陋习，鞭挞了肮脏的官僚政治，为英国上层官僚的政治生活画了一幅漫画。

1983年下半年和1984年初，英国广播公司放映了根据这一脚本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英国的一些著名喜剧演员纷纷登场，更使这部电视剧荧屏生辉。英

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每集必看，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非常喜欢这部电视剧，以至亲自为它写了一个片断，并在其中担任主要角色。每当电视台放映这部电视剧时，英国下议院常常空空如也，因为大家都看电视去了。舆论界评论说，这部电视剧的剧作者“极准确地观察了政界的细微末节”，通过剧中的情节“表明是文官统治着英国”（《泰晤士报》）。不少报纸还称它是“最诙谐、最优秀的连续剧之一。”（《每日快报》等）。

这部电视连续剧获得过英国最佳连续剧奖、全英最佳剧作奖、不列颠广播报业协会奖等五种奖。这种情况在英国实属罕见。到1983年底，它的剧本已经出售了三十五万册。

这部电视连续剧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轰动，不少人为之着迷，甚至包括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这样的政治家也为了看它而废寝忘食。到1984年5月，已有三十三个国家购买了这部电视剧。

这个脚本主要是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还不时穿插一些备忘录、书信、谈话记录等文牍案卷。整个剧本文字通俗生动，行文流畅，幽默风趣之处比比皆是；有时话终而意犹未尽，耐人寻味；有时行文中巧藏诙谐双关之语，引人发笑。译者能力不逮，尽管搜肠括肚、竭尽全力，必要时还请外国朋友排疑解难，但仍恐未能尽传原作韵致，只好求质于贤以俟来日改正了。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美国专家珍妮·穆尔小姐等外国朋友的热情帮助，谨此致谢。

1985年12月

编者按

把几百万字的日记压缩成一本篇幅较短的书，需要对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和方针作某些说明。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使其简化，让人一目了然。这原本也是哈克的意愿，不过多年的政治训练和经验却教他在只需说一句话的地方说上二十句，在写几千字就够的地方写上数百万言；教他用语言把问题和事情弄得含糊不清，使其令人难以理解。当一个政治家达到令人难以理解的效果时，他就得到了暂时的安全。

不过，我们相信，哈克写的这些日记对我们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治理英国的方法是一种独特的贡献。他是希望人们了解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因此，我们无情地对这些日记进行了改编。

本书第一卷包括哈克作为行政事务大臣在政府中的最初经历。行政事务部是在几年前按照六十年代威尔逊政府中的乔治·布朗的经济事务部的轮廓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庞大的部，其任务是协调政府的行政管理。从理论上说，这个部

的设立给了哈克一种通行的权力，即在整个行政系统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行政工作的低效率和超支现象，他都可以进行调查并加以干预。但不幸的是，行政事务部不仅是为监督文官设立的，它还必须由文官充当它的工作人员。因此读者可以猜到哈克努力的必然结果。

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克在自己的政治交往中是这样一个善于把事情弄得糊涂不清的人，为什么没有能力对付一帮本事基本相同的文官。象这些日记所透露出来的那样，哈克的无知是十分动人的。

我们尚在编写的以后几卷，将叙述哈克在行政事务部的其他经历，还要叙述他从一个高级内阁职位到另一个职位的失败，然后以他在十号^①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过程，最后是以他晋升到上议院而了事的情况。

我们没有一个决定取舍的绝对原则。一般来说，我们尽量保留原日记叙述性的故事。因此，我们倾向于追述某些故事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以它们当初偶然的时间顺序来编写。

哈克肯定不知道某些谈话和事件，如果他知道的话，无疑会改变他的观念和看法。我们很幸运，汉弗莱·阿普比爵士的所谓“三十年的习惯”使他所有的备忘录和会议记录成了对我们有用的参考材料。

我们还感到幸运的是，因为汉弗莱·阿普比爵士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理想的文官，他完全相信日常文牍工作的

^① 即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十号。——译注

价值，并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把每一件事情都形成文字。因此我们不仅从行政事务部的备忘录，而且也从汉弗莱爵士自己的私人日记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我们十分感谢汉弗莱爵士本人和我们进行了几次谈话，他的高龄没有影响他语言的流畅性，也没有使他的思路离开要谈的内容。我们还要感谢巴斯大十字最高级勋爵爵士伯纳德·伍利，他和我们进行了很多次有用的谈话，他是前文官首长，在写这部分日记时，他是哈克的私人秘书。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公元2017年7月于牛津哈克学院。

目 录

编者按	(1)
一 开放政府	(1)
二 正式访问	(31)
三 节约运动	(70)
四 “大哥”	(100)
五 大祸临头	(132)
六 知道的权利	(164)
七 为朋友找工作	(192)

一 开放政府

10月22日

噢！现在恐怕是星期五凌晨了，已经是23号了。我太兴奋了。伯明翰东区刚把我重新选进议会。当了几年在野党后，党终于赢得了大选的胜利，我们又执政了。

大选结果公布后，我去安德曼·斯波特伍德^①家去庆贺，在电视上看到罗伯特·麦肯齐说：“吉姆·哈克回来了，他在他的选区获得了微弱的多数。当了多年影子大臣^②之后，看起来他差不多肯定能在新政府的内阁中得到一个职位。”

罗宾·戴好象怀疑这一点，不过我确实希望鲍勃·麦肯齐是对的。

10月23日

我还在抱着希望，但我怀疑罗宾·戴是否知道什么我不

① 哈克所在选区的党的主席。——原注

② 在很多西方国家，在野党为了取得政权，在其议会党团内部按内阁的组织形式组成一个准备上台执政的班子，这就是影子内阁，其成员称为影子大臣。——译注

知道的事。

早饭后，我一直守在电话旁。在任命一个新首相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内阁大臣的人决不会离开电话二十英尺以外。如果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接到电话，你就别准备进内阁了。

安妮给我喝了一上午咖啡。午饭后，当我又回到电话旁的沙发时，她说如果我没什么事，就帮她准备晚饭用的芽甘蓝。我向她说不行，因为我在等电话。

“等谁的电话？”安妮有时确实有点迟钝。

电话铃响了。我抓起电话。是弗兰克·韦塞尔，我的特别政治顾问，他说，他要来看我。

我告诉了安妮，她很生气。

“他为什么不搬来？”她刻薄地问。

有时我真不理解她。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因为他是我的政治顾问，我得依靠他，而不能依靠别人。“那你为什么不和他结婚？”她问。“现在我向你这个男人和政治顾问宣布，搞政治的人就不应当要老婆夹在他们中间。”

我知道，安妮有自己的难处。当个下院议员的妻子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不过现在我可能要当大臣了，终于能报答她了！

电话铃响了一整天。奥尔德曼·斯波茨伍德、煤气委员会、弗兰克，尽是一些没用的人打电话来祝贺。“祝贺什么？”我对安妮说：“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正在等消息吗？”

她说：“听起来好象你马上就要进内阁了。”

“是的，”我说，“不过问题是去哪个部。”

安妮突然大叫起来。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真是个笑话！”她喊道，随后就开始揪她的头发。我断定她一定是有点儿紧张。

“你是不是有点儿紧张？”我问道。她又大叫起来，然后趴在地板上。我想叫救护车，但又担心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会出现影响我前程的不利宣传——新任大臣的夫人穿着束身衣^①被带走了。

“你是不是有点儿紧张？”我又小心翼翼地问。

“没有，”她喊道，“没有，没有，没有，我不紧张。我只是一个政治家的妻子。不许我有任何感情。我只是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政治家的妻子。”

于是我问她为什么趴在地上。“我在找一支烟，可什么也没找到。”

“到烟盒里去找找看，”我尽量冷静地劝她。

“烟盒空了。”

“吃片为你安吧^②。”

“我找不到为你安，所以才找烟。吉姆，赶紧出去给我弄点儿来。”

我向安妮解释，我实在不敢离开电话。安妮象往常那样完全不理解：“如果首相要你进那个该死的内阁，即使你出

① 给犯人 or 精神病患者穿的一种紧身衣。——译注

② 一种镇定药。——译注

去了，首相还会打电话来。要不你也可以给他回电话嘛。”

安妮永远也不会懂得政治的微妙之处。

〔哈尼入阁的前景是很不牢靠的，因为他以前曾帮助过马丁·沃尔克与新首相竞争党的领导权。问题是，要么首相势力很大，完全可以不理吉姆·哈克；要么首相考虑到党的团结，答应给他一个好差事。——编者〕

到今天晚上，我已经听到比尔得到欧洲的传闻。可怜的老欧。比尔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德语。实际上，他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讲。如人所料，马丁得到了外交部。杰克得到了卫生部，弗雷德得到了能源部。

我把这些任命的消息告诉了安妮，她问我是否有人得到了脑袋。我猜她是指教育部。

10月24日

我终于成了内阁大臣

今天我第一次和文官打了交道，我必须说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大约上午九点钟，我接到了十号^①打来的电话。我和弗兰克·韦塞尔立即坐上去伦敦的火车。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十号，在那里，首相要我接管行政事务部。

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在内阁的排列中，我想它不是第

① 指唐宁街十号。——译注

八就是第九位。另一方面，马丁提醒我（在他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时）行政事务部是块政治墓地，有点象内政部。首相可能是过分提拔我——是一种报复行动。我决心抓一抓行政事务部，向首相证明我可不是那么好“照顾”的。

我想当农业大臣，因为我已经当了七年影子农业大臣，而且对农业问题有很多不错的想法，但由于某些难以说明的原因，首相没这么任命。

〔我们找到了农业部常务次长安德鲁·多奈利爵士写给内阁秘书阿诺德·罗宾逊爵士的一份备忘录。多奈利爵士恳求阿诺德爵士千万不要让哈克得到农业部，因为哈克对这个部“太了解了”。内阁的文件表明，阿诺德爵士设法向首相转达了哈克最好不要去农业部的意见，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农业部，想当农业大臣，可能有些老一套。”——编者〕

我从十号出来时，一辆公家的小汽车来接我，把我直接送到行政事务部。我在台阶前受到伯纳德·伍利和他的助手的迎接，伯纳德·伍利将成为我的私人秘书。他看起来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令我吃惊的是，我们一下车，伯纳德·伍利就知道谁是弗兰克·韦塞尔，他把他的名字念成“威塞尔”^①，惹得弗兰克很不高兴。

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当我们走进我的办公室时，弗兰

① 威塞尔的英文拼写是 Weasel，字意是“小人”，它与韦塞尔的英文(Weisel)发音极为接近。——译注

克和助理私人秘书已经不见了。伯纳德让我放心，说弗兰克是会得到很好照顾的。他们真是又和蔼又肯帮助人。

我的办公室很大，里面有一张大办公桌；一张围着很多椅子的会议桌；还有几把扶手椅摆在一张咖啡桌周围，构成谈话的场所。其他方面颇为平常。伯纳德马上走向酒柜。

“喝点儿什么，大臣？”

我点点头。“吉姆，”我说。我希望我们能以名字相称。

“杜松子酒？”^①他说，他没听清我的话。

“不，”我说，“吉姆。叫我吉姆。”

伯纳德说：“如果这两种称呼对您都一样的话，我宁愿称您大臣，大臣。”

“大臣，大臣？”这使我想起了《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梅杰少校^②。我懂他的意思，我问他：“你的意思是让我叫你私人秘书，私人秘书？”

伯纳德说我应该叫他伯纳德。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我会说服他叫我吉姆。

过了一会儿，汉弗莱·阿普比爵士来了。他是行政事务部的常务次长，是该部的文官首长。我看他五十岁出头，但不知怎么，不显老。他温文尔雅，是个典型的官儿。他欢迎我到部里来。

① 吉姆(Jim)和杜松子酒(gin)这两个词在英文中发音比较接近。——译注

②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当代小说家约瑟夫·赫勒的一部长篇小说。梅杰少校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Major)和他的军衔(Major)在英文中正好一样。——译注

“我想你们以前见过，”伯纳德说。这个年轻人消息如此灵通，再次使我吃惊。

汉弗莱爵士说：“是的，去年在行政预算委员会讨论预算问题时，大臣曾对我严加盘问，我们的确交过锋。他问了我所有我希望任何人都不会问的问题。”

这太好了。汉弗莱显然钦佩我。我想打个圆场，说：“噢，在野党就是要问一些难于回答的问题。”

“是的，”汉弗莱说，“不过政府就是不要回答这类问题。”

我有些奇怪。“可你回答了我的全部问题，不是吗？”我说。

“我很高兴您这么认为，大臣，”汉弗莱爵士说。我不大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决定问一下这个部还有什么人。

“简单地说，阁下，我是常务次长，也就是常务秘书。这位伍利是您的首席私人秘书。我也有个首席私人秘书，不过他是常务次长的首席私人秘书。直接对我负责的是十个副次长，八十七个次官和二百一十九个助理次官。直接对首席私人秘书负责的是一般的私人秘书。首相将任命两名政务次长，您也可以任命您自己的政务私人秘书。”

“他们都会打字吗？”我开玩笑地问。

“我们都不会打字，大臣，”汉弗莱爵士流利地回答。“麦凯夫人会打字，她是您的秘书。”

我很难说他是不是在开玩笑。“真遗憾，”我说，“不然我们能开一家公司了。”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都笑了。“很滑稽，阁下，”汉弗莱爵士说。“极有趣，阁下，”伯纳德说。他们是真觉得我机智有趣，还只是一味奉承？“我想他们全都这么说，是吧？”我试着问了一句。

汉弗莱爵士让我放心。“当然不是，大臣，”他回答说，“不全是。”

我决定立即开始履行职责。我一坐在办公椅上，就感到很沮丧，我发现它是把转椅，我不喜欢转椅。但伯纳德马上向我表示，办公室的一切——家具、装饰、绘画以至日常办公程序——都可以按我的吩咐变换。我是无可争议的老板！

伯纳德告诉我，他们备有两种椅子，供两种大臣使用，“一种是一坐就塌，另一种是可以转来转去转圈子。”我思量了一会儿，想这或许是伯纳德开的另一个小玩笑。

我决定该是开门见山的时候了，该告诉他们我的打算。我说：“坦率地说，这个部得在这条令人窒息的白厅^①大街上露一手。我们需要一把新扫帚。我们要打开窗户，透透新鲜空气。我们要取消繁文缛节，精简这个老掉牙的旧官僚机器。我们要来个大扫除。办公桌后面尽是些没用的人。”

我意识到，实际上我正坐在办公桌后面，不过，我确信，他们懂得我不是在说我自己。

我解释道，我们必须开始裁减那些相互制造工作的人。汉弗莱爵士是很有帮助的，他问我的意思是否重新调配他

① 白厅是伦敦市中心的一条大街，政府的很多部都设在这里。
——译注